

著名學文界世

集選克扎爾巴

求探之對絕

著原克扎爾巴

譯天木穆

La Recherche de l' Absolu

Honor'e de Balzac

編會員委版出化文法中

行印局書通文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上海初版

世界文學名著

絕對之探求 一冊

La Recherche de l' Absolu

肆

滬版西白報紙本

精裝本定價金圓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Honoré de Balzac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譯者

穆木天

發行人

華問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通書局

上海

廣州

長沙

成都

昆明

重慶

成都

譯者的話

「絕對之探求」(La Recherche de l'Absolu)，是「人間喜劇」中最精緻的一篇。在「人間喜劇」中，好多作品，都是生龍活虎的，可是，止有「絕對之探求」是一篇天衣無縫的作品。「絕對之探求」裏邊，巴爾札克的優點，可以說應有盡有，而，巴爾札克的缺點，在裏邊，卻一點都發現不到。

「絕對之探求」的寫作時期，是一八三四年六月至九月。就寫作的開始說，比「勾利尤老頭子」，要晚兩個月，就完成說，比「勾利尤老頭子」，却要早一個月。兩篇可以說是同時產生的作品，比「歐貞尼·葛郎代」，時間大致晚一年。一八三四年，是「公民王朝」的初年，正是新的市民社會欣欣向榮的時期；就巴爾札克個人來說，那正是他的創作才能已達到有力的成熟，而體力還保持着平衡，意識還十分清醒，並且還沒有被他的體系給固定住的一個時期。

「絕對之探求」，從一切方面上看，在「人間喜劇」中，都是最完整的。就題材主題說，巴爾札克已經把他所要表現的題材體驗得很深刻，已經把他一向所偏愛的那個同

一的主題把握到極圓熟的地步。就作品的三段構成說，巴爾札克把背景，人物，故事，也是配置得非常平衡，而，其中各部分，也都表現得爐火純青的。在「人間喜劇」中其他作品裏邊，所常見到的缺點，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底確一點都沒有。

「絕對之探求」的主題，是巴爾札克別有偏愛一個主題。「思想的人，就是墮落的畜生」，那種從盧梭以來的思想，對於巴爾札克影響很深。已經，在「絕對之探求」以前，巴爾札克連用着同樣的主題，寫過「驢皮記」(le Peau de Chagrin) (一八三〇至三一)，「不可知的傑作」(le Chef-d'Oeuvre inconnu) (一八三一)，「路易·蘭貝爾」(Louis Lambert) (一八三二)，就如同他在「歐占尼·葛郎代」以後，在「勾卜塞克」(Gobseck)裏邊，寫了一個另樣姿態的高利貸典型一樣。可是，被作者屢次重複着的那個主題，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已達到十分圓熟的地步。人都是情熱的俘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種「絕對」。「絕對」越法高而不可及，就越法容易由於追求「絕對」而落到破滅的深淵裏。有的人，因為過於追求哲理，變成了狂人。(「路易·蘭貝爾」)。有的人，因為渴望一切，卻把生命零切細剮，以致達到死滅。(「驢皮記」)。有的人，因為把女兒當作神仙崇拜，結果被女兒遺棄，慘死於陋室裏邊。(「勾利尤老頭子」)。有的人，因為要求藝術之絕對的完成，以致達到表現派繪畫的境界。(「不

「可知的傑作」）。然而，在這一切追求「絕對」的人們中間，成爲最典型的代表的，就是巴魯塔乍爾·克拉斯。化學家巴魯塔乍爾·克拉斯，在民衆的眼睛裏看來，就是「被鬼附着的」；「絕對之探求」，就是描寫那個「被鬼附着的人」同周圍的交涉的一篇代表作。巴魯塔乍爾·克拉斯，爲的人類的利益，探求一切元素的絕對的根元，弄得家庭破產，弄得社會給他加上「巫公」的稱號，以致被幾個頑童侮辱致死；這一種天才與社會的對立，科舉與家庭的衝突，正是十九世紀個人主義社會的產物，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就是把這一種悲劇，給表現盡美盡善的地步。

然而，在這一種天才與社會的對立，科學與家庭的對立的悲劇中，事件的發展，是非常富有興味的。到了最後打擊弄得巴魯塔乍爾一病不起的時候，「被鬼附着的人」，一下子，在民衆的眼睛裏，就變成了偉人。是天才的何等的悲劇的結局啊！同時，在科學和家庭的對立中，（其實，止有在個人主義社會中，這種對立，是特別彰明較著的，）「絕對之探求」的故事的發展，更能耐人尋味。巴爾札克是一個家庭的擁護者，就這一點說，他同舊制度確是機緣甚深，雖然在科學方面，他是十九世紀新的自然科學的狂熱的信徒。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巴爾札克對於家庭關係的描寫，真是惟精惟微的。他描寫了化學家巴魯塔乍爾·克拉斯在科學和家庭之間，怎樣地處身行事，他怎樣有時爲

的家庭犧牲科學，有時爲的科學犧牲家庭；他描寫了克拉斯夫人的內心的矛盾和糾紛，他把她那種在妻子的愛和母親的愛之間的不斷的鬭爭，真是描寫得非常細微而且非常深刻；尤其是，最令人感覺精采的，是巴爾札克描寫了兩種不同的，而且互相接連的家庭關係，母親由於絕望死了，長女馬葛利特繼續管理家政，以致產生了新的家庭關係，結果使克拉斯家又得以復興。在這種夫與妻，父與女，母與女的關係上，「絕對之探求」是時時令我聯想起「歐貞尼·葛郎代」來的。就某些點上說，「歐貞尼·葛郎代」和「絕對之探求」是姊妹篇，就如同就某些點上說，「歐貞尼·葛郎代」和「勾利老頭子」是姊妹篇一樣。在由於個人的欲望，由於偏執狂（*idée fixe*），同家庭發生衝突，以致犧牲家庭的點上看，腓立格斯·葛郎代和巴魯塔乍爾·克拉斯，情形大致相同的；然而，葛郎代是一個看財奴，是一個木桶商人，是爲着黃金而犧牲了他的家庭，克拉斯呢，卻是一個天才的化學家，是法蘭德爾（*Flandre*）有悠久歷史的市民的子弟，他犧牲他的家庭，是爲着他的崇高的探求，「絕對」的探求，是爲着人類的利益。就太太方面來說呢，由於苦悶而死，雖然葛郎代太太和克拉斯夫人情形大致相同的，可是，前者始終是丈夫的奴隸，而在後者身上，妻子的愛和母親的愛卻是不斷地在鬭爭着。至於父與女，母與女的關係上，兩篇東西的對比，就更加顯明了。克拉斯夫人臨死時，有了覺悟，她

的長女馬葛利特遵行她的遺囑，最後達到了重新興家立業的目的，而，在葛郎代家裏，卻始終停留在無自覺的狀態中。兩篇東西的主題，儘管在形式上大致相同，而實質上卻有迥然不同之處。同樣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悲劇，一個是在一個地方高利貸商人家庭裏發生的，另一個則是在一個比較進步的市民貴族家庭裏發生的。在前者的場合，始終是在無自覺的狀態中，達到了毀滅，在後者的場合，家庭卻達到了新的轉變，在新的社會中，又欣欣向榮起來。而，巴魯塔乍爾的破產，固然是由於他的「絕對」的觀念造成，同時也確是個人與社會的不調和的產物。

在背景的描寫上，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巴爾札克確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都隘城巴黎路上的克拉斯家的描寫，真是精確細密到驚人的程度。同蘇繆爾城葛郎代家的描寫，巴黎拉丁區吳凱公寓（「勾利尤老頭子」）的描寫比較起來，克拉斯家的描寫，確是有過無不及的。巴爾札克對法蘭德爾的繪畫造詣甚深，在「驢皮記」開始的賭場等等的描寫，確是蘭卜瀾德（Rembrandt）式的油畫。在克拉斯家的描寫上，巴爾札克更發揮出法蘭德爾繪畫的手法來：法蘭德爾的空氣，法蘭德爾的情調，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可以說無往而不在地瀰漫着。一段一段的描寫，就好像是瓦陶（Watteau）的一幅幅的繪畫。他表現出來自然和人的感情的微妙的交涉，他表現出來克拉斯家的歷史悠

久的宅邸，以及其中一切祖傳傢俱什物，對於在裏邊生活的人，所必然發生的影響。他以科學家的眼睛，觀查了法蘭德爾的生活，而，他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卻已達到詩的境界：法蘭德爾的精神，法蘭德爾風物的薰香，在全篇中到處漂浮着。地方彩色，在「絕對之探求」裏邊，比在巴爾札克其他任何作品裏邊，都要濃厚。而且，巴爾札克表現得非常直接，非常鮮明，非常簡潔，因之，也非常有效果：這不能不算是極驚人的事情。在「絕對之探求」裏邊，人們可以自始至終感覺到：一切都是法蘭德爾的。

在人物的描寫上，「絕對之探求」更是與衆不同了。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可以說沒有一個性格寫得不成功。從主人公克拉斯起，一切人物，都是被刻劃得輪廓非常鮮明。在「人間喜劇」中的其他作品裏邊，作者刻劃好的人物，也刻劃壞的人物，尤其是，壞的人物，比好的人物，要數量多的多；在「絕對之探求」裏邊，最令人驚訝的一點，就是裏邊可以說連一個壞人都沒有。盡管彼此間發生着糾紛，可是，誰都不是由於惡意；從這一點看，「絕對之探求」和「歐貞尼·葛郎代」也可以說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對照：在「歐貞尼·葛郎代」裏邊，好人確是很少很少。公證人皮艾爾雖然津津地計較着利害，可是，卻是地方城市正派公證人的典型。雖然在僕役之間，也分成了兩派：老爺派和太太派，可是，僕人間的衝突，都是由於他們各有偏愛：老僕人勒穆魯其涅崇

拜主人的天才，給主人作實驗室的助手，對於克拉斯個人非常忠實的，相反地，女僕約瑟特和馬爾達，是擁護太太的，對於克拉斯全家卻非常忠實；一方面效忠於科學，另一方面效忠於家庭，結果，就各走極端了。巴魯塔作爾·克拉斯，他的妻子約瑟芬，他的女兒馬葛利特，以及老僕人勒繆魯其涅，是書中四個主要人物；巴爾札克對於這四個人物的描寫，可以說盡了他的深刻的能事。至於其他比較次要的人物，也是被刻劃得畢真畢肖。尤其是，老僕人勒繆魯其涅的性格，被刻劃得特別成功。「歐貞尼·葛郎代」中的娜儂的形相，是對於讀者給過很深刻的印相的；勒繆魯其涅的形相，確是比娜儂的形相，刻劃得還要生動。巴爾札克不止很深刻地刻劃了那些人物的外形，而且還很深刻地刻劃了那些人物的心理：他刻劃出來保持傳統的心和要燒盡一切的心的鬥爭，在母親的愛和妻子的愛的格鬥中苦惱着的中年女性的心理，純真的愛和追求「絕對」的瘋狂的對比：這一切心理分析，都是入精入微的。他從人物的關係上刻劃着人物的性格；巴魯塔作爾和老僕人勒繆魯其涅的那種相依爲命的情形，真是說不出怎樣地動人了。

就故事的結構上說，「絕對之探求」可以說是天衣無縫的。故事是由一八二二年開始到一八三二年爲止，前後共二十多年。一篇有二十年間之久的故事，一般地說，寫起來很容易脫節，或者是瑣碎而渙散。就是在「歐貞尼·葛郎代」下半部裏，都難免有這

種毛病。可是，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卻是適成相反。全部故事，是特別地緊強，一直線地發展下去，可以說是「一氣呵成」的。只有「勾利尤老頭子」，在結構的緊張嚴密上，可以同「絕對之探求」相比，然而然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故事時間只有三個月光景，而且，場面都是些「驚天動地的」大場面，在「絕對之探求」裏邊，不但故事時間有二十年，而且，場面都是一些家庭的小場面。這樣，「絕對之探求」更是有它的難能可貴的地方了。在「絕對之探求」裏邊，從克拉斯家的沒落一直寫到克拉斯家的復興，把一切問題巧妙地組合起來，使主題漸次展開；我們一氣讀下去，感到一切是如貼貼的，一切都像是一點都沒有人工的痕跡，自自然然的。這樣的強烈的筆勢，好像除了「勾利尤老頭子」之外，在「人間喜劇」中任何長篇裏都發現不到。而且，它也沒有複雜的穿插，也沒有浮華的虛飾；說它像無瑕的白圭，卻又像地道的純酒了。

「絕對之探求」，是「人間喜劇」中一個別具生色的長篇。那底確是一篇最純真素朴的長篇。巴爾札克觀查過了，研究過了，（他爲的要寫作這一篇東西，曾經用了兩年工夫，研究過各種化學著作，）他最後把半鍊金學者，半近代化學者，巴魯塔乍爾·克拉斯的一生，可以說寫成了一首散文敘事詩。如果說「凱撒·比羅圖」是香粉商人的敘事詩，「絕對之探求」就是化學家的敘事詩了。但，就表現上說，「絕對之探求」是達

到美滿的詩的完成的。無怪乎聖慈貝利教授稱讚之不值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

「絕對之探求」書中主要人物表

巴魯塔乍爾·克拉斯 (Balthasar Claes) —— 法蘭德爾 有光榮歷史的市民家庭出身。青年時，遊學巴黎，同大化學家拉瓦紀葉研究化學。以後，又回到故鄉都隘。結婚後，家庭生活，極為圓滿。以後，由於一個波蘭軍官的影響，又着手研究化學。他用各種實驗去探求絕對，以致傾家蕩產，使他的妻子苦惱而死。科學家的典型。不脛自傳，有堅定意志，至死努力着他的探求工作。

克拉斯夫人 (Madame Claes) —— 西班牙 貴族人家女兒，跛足，僕侑，為人溫柔典雅，莊重貞淑，是一個理想的妻子。她在修道院里受的教育，非常敬虔，但，知識相當薄弱。二十五歲同克拉斯結婚，夫婦相敬如賓。等到克拉斯作了化學家之後，在她的心裏，妻子的愛與母親的愛，不斷地作着鬥爭。最後，因苦惱過度而死。

馬葛利特 (Marguerite) —— 克拉斯 的長女。一個孝女的典型，愛父親，也愛母親。母親死後，她與家立業。同德·蘇立思結婚。

費力西 (Felicie) —— 克拉斯 的次女，同公證人皮艾爾結婚。

加百列 (Gabriel) —— 克拉斯的長子。理工科學校畢業後，作土木工程師。

約翰 (Jean) —— 克拉斯的次子。也是一個高才的學生。

勒繆魯其涅 (Lemulquinier) —— 克拉斯的忠實的老僕人，實驗室的助手。對於主人的科學的天才，懷着狂熱的崇拜。

約瑟特 (Josette) —— 克拉斯家的女廚子。對於克拉斯家非常忠實。太太的擁護者。

馬爾達 (Martha) —— 克拉斯夫人的房中女僕。對於克拉斯家非常忠實。也是太太派。

皮艾爾勒 (Pierquin) —— 都隘的公證人。同克拉斯家沾親，爲人正直而利己，是地方城市正派公證人的典型。想要馬葛利特，不成，以後同費力西結婚。

德·蘇立思老師父 (Abbe de Solis) —— 西班牙僧侶。克拉斯夫人的心靈指導者。

愛曼紐葉勒·德·蘇立思 (Emanuel de Solis) —— 老師父的姪子。事伯父甚孝。對於克拉斯家照顧備至。同馬葛利特結婚。都隘中學校長，在教育界裏聲望極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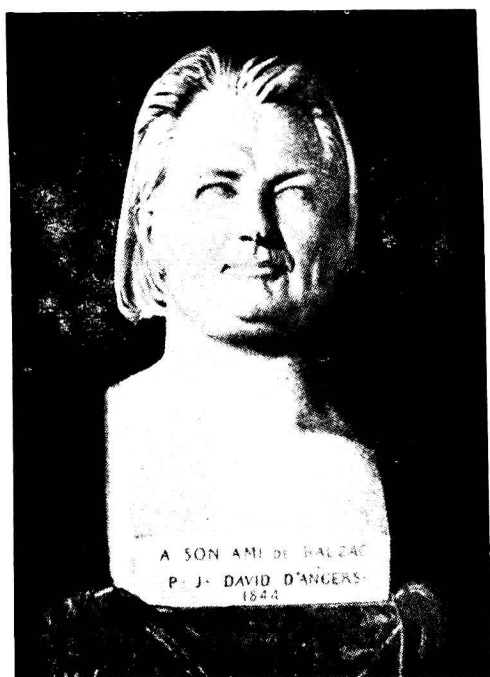
寇寧克 (Conyncks) —— 克拉斯夫人的舅父。馬葛利特的監護人。正直者的典型。對於克拉斯家，幫忙極大。

絕
對
之
探
求
(註一)

獻給 杜美克家的姑娘，約瑟芬·德蘭諾阿夫人（註二）

夫人，願上帝讓這篇作品比我自己生命還要長久！那麼，我奉獻給您的，而，我希望，會同您對於我的那種差不多慈母一般的情愛相等的，這種感激，就要維持過對於我們的情感所規定的期限之上了。這樣地，憑着我們的作品的生命，去延展我們的心的生命的，那種崇高的特權，如果對於這一點確有把握的話，就足以使渴望着爭取那種不朽的，那些人們所費的一切勞苦得到安慰了。我重複一句罷：願上帝使着那樣。

得·巴爾扎克。



作吉安·德·衛大 像克扎爾巴